



上图：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铸造这些国之重典时的崇高与悲壮。这种与古文明及其遗存打交道的情感方式是独属于我们的。上古文明对于我们，不是纯粹的过去时，而是现在完成时，因为它们在今天仍然有意义。我们对跽坐人形玉佩的审美热情或许会让一个外国人大惑不解：这枚出土于安阳小屯妇好墓的商代晚期玉佩，刻画的是当时人们一种古怪得怎么看也与举止优雅扯不上边的坐姿。但是没办法，玉佩被据以制作出来的审美原则此刻正在规范我们观看它的方式。发生在博物馆里的此种审美与美术馆不同，它首先是文化性或民族性的。一个上海人或其他中国人在上海博物馆这种特殊的空间里——这种空间的特殊性在于它是用来安放时间或时代的——踟蹰，独自面对自己国族的过去，想象自己虽然渺小，却是这一切过去携带着它全部复杂的运动以及错综繁多的交互关系而结出来的果实，他暂时性地处在历

史的终点上，这时的他就是一个传奇，民族认同就是在这样的瞬间被坚不可摧地建立起来的。

河南出土的文物运到上海来展出，这意味着或者可以意味着什么？在近代以前，河南是最具民族象征意义的地理空间概念。本次展览的主题词“宅兹中国”源出西周青铜器何尊的腹底铭文，这也是有关“中国”一词最早的记载，说的是成王在武王灭商之后要在地处“国之中央”（“中国”的本义）的洛邑营建东都，因为“古之王者”，依例都要“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吕氏春秋·慎势》）。当然这里的“中”同时也要兼顾文化意义上的“中央”或“中心”，所以往往表现为一个范围，一个地理中心区域与文化中心区域的交集，比如洛邑所在的河洛之间。这种体现于古代都城选址中的“求中”、“择中”理念，不但形成了以王都为中心的辐辏型的统治格局，而且便利了京师作为文

化中央高地对四方“诸夏”的文化漫灌和提掖。随着时代的推移和王朝的更替，主语“中国”不断地向谓语“中国”转化，中原之外，江南、岭南、满蒙回藏以至台湾、澎湖等附属岛屿也都被“中国”了，都成为中华文明多元统一的政治—文化共同体的牢不可分的一部分。

上海是另一个“中国”——“国之中央”。它是作为这样一个码头进入中国近代史的，这个码头代表含义广泛的中介：它位于我国南北海岸线的中轴，又连接了长江与太平洋，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地与最大的海洋的中介，是陆上中国与海上中国、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中介。以上海作为“中国”的21世纪，意味着中国在传统的陆地文明之外又经营拓展出别有洞天的深蓝色的海洋文明。这些文物从最早的“中国”出发，来到最新的“中国”，这个路线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一路向前的隐喻。（作者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